



T.S. 艾略特
基督教思想研究

A Study on T.S.Eliot's Christian Thought

林季杉 著



人民出版社

T·S· 艾晤特
基督教思想研究

林季耘 著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T.S.艾略特基督教思想研究/林季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 978 - 7 - 01 - 017428 - 0

I . ①T… II . ①林… III. ①埃利奥特(Eliot, Thomas Stearns 1888-1965)-
诗歌研究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3946 号

T.S.艾略特基督教思想研究

AILÜETE JIDUJIAO SIXIANG YANJIU

林季杉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7428 - 0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督教伦理的艺术教化研究》(16AZX09)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书获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资助。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艾略特的早年经历与基督教背景	25
一、清教徒和“神格一位论派”的后裔	25
二、研读哲学与思考宗教	27
三、婚姻的不幸促使他思考“原罪”	28
四、哪一种宗教可以拯救“荒原”？	32
第二章 现代“荒原”与原罪痕迹的扩大	37
一、《小老头》及其宗教暗示	37
二、现代人的虚无与基督教的“现场”	41
三、文艺复兴与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	49
四、理性主义与“原罪痕迹的扩大”	58
第三章 反抗“私人荒原”与皈依英国公教	70
一、“旁观者”:《艾略特先生的主日晨拜》	70
二、艾略特的“私人荒原”与宗教亮光	72
三、反抗“荒原”:病态心理人格之宗教皈依	88
四、选择基督教内的哪一个宗派的哪一种派别？	94
五、皈依时期的艾略特诗歌及其基督教思想	101
第四章 艾略特早期诗学与基督教思想	105
一、早期诗学及重要术语	105
二、早期诗学的思想源头与基督教	110
三、反对浪漫主义与回归大公教会传统	131

四、艾略特的圣事美学	143
第五章 艾略特中晚期诗学与基督教思想	146
一、艾略特中晚期诗学的重要性	146
二、艾略特的“宗教—文学”观	150
三、基督教与欧洲主流文化	176
四、基督教人文主义	185
第六章 一个基督教社会的构想	199
一、批判二战前后的欧洲社会政治文化	199
二、艾略特的“基督教社会”思想	205
三、教会论：民族教会与普世教会	216
第七章 《四个四重奏》与艾略特基督教灵修思想	220
一、神圣音乐中的“与上帝合一”	220
二、“静止点”与“向上帝提升”	226
三、上帝的黑暗与道成肉身之“下降”	232
结语：继续理解中的艾略特基督教思想	240
后记	254
附录一：T.S.艾略特生平简表	259
附录二：T.S.艾略特作品目录	262

导　　言

一、生平简介与研究的意义

西方“现代派诗歌之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是一位具有广泛世界声誉的诗人及批评家。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家境十分优越,其远祖17世纪末离开英国来到美国,家族与约翰·亚当斯等几位美国总统有密切关系,爷爷是当地著名的牧师兼教育家,父亲是公司总裁,母亲曾是教师,婚后成为一名积极投身各种社会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和鲜为人知的诗人。艾略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患有先天性赫尼亞病的他身体羸弱,母亲与五个姐姐因此也对他照顾有加。十六岁之前,艾略特一直住在圣路易斯。1905年的秋天,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他的大学生涯过得非常充实,加入包括文学社团“书章”(the literary signet)在内的好几个学生社团。受一些教授的影响,艾略特开始关注起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醒世格言及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怀疑论,并且认真阅读了当时对他影响至深的塞门兹(Arthur Symons)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艾略特在哈佛大学先后获得了比较文学专业学士学位和英国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10年,他离开美国前往巴黎,在法兰西学院聆听了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哲学课后,艾略特重归哈佛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14年,艾略特再次前往欧洲旅行,同行的有布拉德雷(F.H.Bradley)的同事及其后续者约阿欣(Harold Joachim),那个时候,他在哈佛的大部分哲学老师已经将他视作一个未来的同事,艾略特却打算放弃哈佛教职进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继续学习,并打算定居英国。由于战争迫近,艾略特去英国的旅程

提前,他于 1914 年 8 月到达伦敦,同行的美国诗人艾肯(Aiken)将艾略特的诗稿送给著名诗人庞德(Ezra Pound),9 月,艾略特与庞德初次见面,从此,两人在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活动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22 年,艾略特在英国发表其最著名的作品《荒原》(The Waste Land),《荒原》开一代诗风,被誉为“西方现代诗的里程碑”,并确立了他作为现代派诗歌大师、“年轻一代的诗歌领袖”的地位。《荒原》的发表给艾略特带来了空前的声望,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批评家如伦纳德·伍尔夫、克莱夫·贝尔称他为现代最杰出的英语诗人。自 1922 年发表《荒原》以来,艾略特这个名字就一直和“现代”、“先锋”的文学潮流联系在一起,几乎成为了他那个时代的批评界所遵奉的“现代”、“先锋”文学的“标准”。或许是一种巧合,《荒原》当初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刊物的创刊号上,而这个刊物的名称就叫《标准》。他晚期的代表作《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 1943)最终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48)的殊荣。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他被誉为“世界诗歌漫长历史中一个新阶段的带头人”。瑞典皇家学院的古斯塔夫·赫尔斯特·特洛姆说:“作为一个诗人,艾略特先生,你对同时代人和年轻的同行所起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深远。”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诗歌已被翻译成几乎所有欧洲各国的语言。文学理论史家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在其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则高度评价艾略特为“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批评家”^①。1965 年他逝世时,《时报》在讣文中称他为“他的时代最有影响的英语诗人”。1998 年 6 月,《时代》杂志出版了一期艺术专刊,遴选出 20 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艾略特与画家毕加索、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小说家乔伊斯并列其中。

然而,在众多辉煌的荣誉面前,艾略特对自己的评价仅仅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公教教徒。”^②1926 年,艾略特偕

^① [美]R.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 5 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8 页。

^② 参见[英]艾略特:《为兰斯洛特·安德鲁斯而作》的前言,原文:“……classical in literature, royalist in politics, anglo-catholic in religion。T. S. Eliot, *For Lancelot Andrewes: Essays on Style and Order*, London: Faber & Feber, 1928。参照何光沪先生的意见,为了区别于罗马天主教以及英国的罗马天主教,将“Anglo-catholic”译为“英国公教(的)”,将“Anglo-catholicism”译为“英国公教主义”更好。

夫人与兄嫂同游罗马，突然双膝跪倒在圣彼得大教堂内米开朗基罗的圣母哀哭像前。次年的6月29日，艾略特在英国中部的科茨沃尔兹(Cotswold)的芬斯托克教堂，正式受洗皈依基督教。他加入的是英国国教(The Church of England)的保守教派——高派教会(High Church)，即他所说的英国公教(Anglo-catholic)^①，主持洗礼仪式的是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的驻校牧师。第二天，牛津主教托马斯·班克斯·斯特朗在其宫殿为艾略特按手行坚振礼^②。同年，艾略特加入了英国国籍，正式成为英国公民。

一个在文坛上一直以来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都是“标新立异”的现代主义先锋诗人，向公众宣布自己是一个“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一个来自号称全世界最民主自由的国家——美国的极具批判精神的批评家宣告自己是赞成君主制的“保皇派”，并加入了英国国籍；一个出身于反天主教传统的清教徒(Puritan)和“神格一位论派”(Unitarian)家族信仰传统，极具怀疑主义者气质的哲学学者宣告自己皈依当代最具大公教会、罗马天主教会传统倾向的英国公教主义(又称英国国教中高派教会派)。一时间，无论是艾略特的朋友还是读者或是反对者都一片哗然，觉得他是一个很奇怪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人。艾略特的皈依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新闻热点”，连他的好朋友都怀疑他是在逃避现实，是一种被生活击败或者说哗众取宠的表现。美国的艾立克·汤普生(Eric Thompson)说：“艾略特的作品，不易被人了解，并不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或是他所处的时代太复杂，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诗人，一个生活在缺乏信心的时代中的哲学诗人。”^③但是，艾略特并非突然选择皈依英国公教，潜心研究他的人会发现他皈依背后的思想线索与心路历程，也会发现他直到1965年去世，四十年如一日对自己信仰的坚守。1960年，艾略特在回顾自

^① 英国国教又称英国圣公会或英国安立甘宗(Anglicanism)。

^② 在强调坚振礼的教派中，只有受过坚振礼的人，才具成年教友的资格，有资格领圣餐，坚振礼是洗礼的完成。但是在基督教的不同教派中，对按手礼和坚振礼存在一些释义及施行上的差异与分歧。一般来说，基督新教除了圣公宗和路德宗，大都废除了主教制，并且不再承认坚振礼是一种圣礼。详细可以参考英国圣公会郝伯莱牧师(Rev. Roy Herbert)的著作 *Introducing Anglican Beliefs* (Church Information Office, 1963)。

^③ Eric Thompson. T. S. Eliot: The Metaphysical Perspectiv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3, P.xxi.

已 1928 年公开的信仰告白时说：“我一直被 30、40 年前自己写下的信仰告白激励着，引用起它们来就像是昨天才说过的话”。^①

艾略特不仅在欧美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在中国文学界、学术界影响重大。在文学界，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艾略特的诗与诗论便对中国新诗及其走向成熟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徐志摩曾仿艾略特诗风写作《西窗》。卞之琳、夏济安、穆旦等人也都受其影响至深。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大学生中流传着“开谈不讲艾略特，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有学者说：“几代人读艾略特的旷世长诗《荒原》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难忘记忆”。^②

基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文学界很少将艾略特的文学成就与他的诗学思想联系起来；更很少将之与他本人的基督教信仰联系起来。要么认为基督教对其产生的只是束缚创作的负面影响，要么在基督教对艾略特的影响方面轻描淡写、几笔掠过。正如一位研究艾略特的青年学者所言：“中国学者和诗人们更多注重艾略特的诗歌文本、创作技巧，对艾略特诗学观念的理解往往浅尝辄止。即便是对诗歌文本的接受，也只是强调艾略特《荒原》等前期（皈依基督教之前）揭露性、批判性较强的作品，却比较忽视《四个四重奏》等后期（皈依基督教之后）艺术水平很高的宗教性作品，更不用说那些宗教性的诗剧了。这就影响了我们对艾略特艺术的全面把握。因为，如果不充分完全理解一个伟大的诗人的诗学观，对其诗歌的学习很容易沦为表面拙劣的模仿，无法达到深入骨髓的创造性层次。……由于艾略特是一位宗教性、保守性极强的诗人，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他的传统观、批判意识、现代艺术技巧，却比较排斥其新古典主义、怀疑主义、形而上学的一面，这就很难从整体上理解时代与永恒、社会结构与精神信仰的复杂关系。可是，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把握一位伟大艺术家最内在最深邃的精神探索，也就无法领悟他所表达的艺术和倡导的思想，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创新往往源自于灵魂深处的呐喊或缄默。”^③

^① To Criticize the Critic, pp.14–15, London: Faber & Faber, 1965. Hereafter cited as TCTC.

^② 参见《我国首次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全集》，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2-07/31/c_123498436.htm。

^③ 刘燕：《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4—235 页。

确实,我们很容易发现,基督教的主题或意象在艾略特诗歌里的反复出现,例如圣母玛丽亚的祈祷、耶稣被钉十字架、伊甸园、复活、炼狱等等;仅仅从他诗歌的题目上,比如诗歌《东方博士之旅》(*Journey of the Magi*, 1927)、《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 1930)、《艾略特先生的主日晨拜》(*Mr. Eliot's Sunday Morning Service*)、《献给西缅的歌》(*A Song For Simeon*, 1928)……我们就能看到他对基督教的密切关注;他的评论集《一个基督教社会的构想》(*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1939)、戏剧《大教堂的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 1935)更是在当时的基督教界以及社会各个层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四个四重奏》更是一首公认的有着基督教神秘主义倾向的诗歌。

艾略特从初入文坛一直到现在都是文学界关注和批判的焦点。无论艾略特应该得到怎样的历史定位,他作为一个重要的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无法抹杀的。需要指出的是,艾略特的文学成就及其思想是复合而深刻的,具有多重维度。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指出:“除了批评家艾略特之外,还有其他的艾略特。具体说来,有三个艾略特,另外那两个是诗人艾略特和宗教家艾略特。”^①未来,在对艾略特的研究中,如果我们还是仅仅满足于接受艾略特现代的、批判性的一面,而拒绝深入理解他新古典主义的、宗教性的一面,并因此造成对其创作中的基督教内涵的忽略,对相关思想背景的忽略,这就必然会继续加重艾略特研究的片面性、单一性,必然会继续减弱艾略特研究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不力图从根本上把握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最内在的、终极的精神求索,即便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他所表达的文学和他所倡导的诗学,也还是无法真正获得其中更深切的底蕴,这同时也会导致对宗教与文学的复杂而深刻之关系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与漠视。

所以,探究艾略特的基督教思想,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下来探究艾略特的基督教思想,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面对作为现代主义先锋诗人,同时又是一个英国国教保守派别——高教会派信徒的艾略特,我们要思考

^① [美]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王腊宝、张哲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0 页。

的焦点问题是：在他的写作中，“保守”的信仰是如何与“现代的”、“当下的”经验结合的？基督教是怎样对艾略特产生影响的？为什么能够产生影响？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以怎样的方式在他的诗歌、诗学、剧作、文化评论、社会评论里面表现出来？反之，艾略特的基督教思想对于理解“现代”、“当下”处境下的基督教、基督教与文学、基督教与文化、基督教与社会的关系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与启发？只有思考了这些问题，并且通过认真研究得出符合艾略特思想和创作实际的结论，我们才能为中国读者和中国学术提供一幅比较全面的艾略特肖像。鉴于艾略特在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鉴于他对欧美社会各个思想层面的巨大影响，这种研究肯定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宗教与文学、宗教与文化、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国外的艾略特研究简述^①

1. 以时代划分

(1) 20世纪20—30年代：也就是艾略特的成名期，还没有适应艾略特新颖诗风的评论界对艾略特的作品相对缺乏关注，而在少许的关注中也是褒贬不一。两个美国诗人庞德和艾肯是艾略特诗歌最早的评论者，也是坚定的支持者和同盟军。他们在评论中提出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广大读者对艾略特的接受，且影响了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庞德特别关注艾略特的诗歌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认为“艾略特先生在勃朗宁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还使得他的戏剧人物成为当代人而且可信……他的创作实践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节律，一种他个人的布局方法，其渊源远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近可以追溯到现代的法国大师，但这两个渊源都不足以充分明显地影响到他的个人特质。”^② 庞德慧眼识才，对艾略特的诗才特别欣赏。除了将艾略特的《杰·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安排在《诗歌》上发表，还将艾略特的其他几首短诗

^① 参见陈庆勋：《艾略特诗歌隐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0页。

^② Ezra Pound, Drunk Helots and Mr. Eliot, Egoist 4, no.5 (June 1917), pp.72—74, in T.S. Eliot: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2, p.7. London: Christopher Helm, 1990.

收入他编的《宽容集》于 1915 年予以出版。随之,艾略特在哈佛大学的同窗诗友艾肯发表《秘传的宽容》一文,赞美《宽容集》吹响了诗歌革命的号角,对艾略特的《杰·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一个夫人的画像》表达了无尽的好感,称作品是表现普遍性与个人特质的典范。艾肯认为,艾略特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典范,关键在于他以独特的方式将人物的内心展现出来,细腻地表现了微妙的个性特质和内心烦恼。艾肯还赞赏艾略特是“一位心理学家”,有敏锐的直觉和精妙的技巧,是驾驭自由诗的韵律的“卓越的匠人”^①。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不少批判艾略特的声音。早在庞德主编《宽容集》的时候,当时的主流批评家亚瑟·沃(Arthur Waugh)就认为,艾略特这一类的诗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文学立体主义者,艾略特个人更是被他称为“醉鬼奴隶”,《杰·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被他指责为:企图摧毁英国的传统。当时《新政治家》杂志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认为,对于艾略特的诗歌只能“一笑了之”。不过,这个时期的艾略特深度研究并未形成,除了一些对艾略特当时新作的快讯时评,并没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艾略特研究。反而是艾略特本人开始自写评论,并提出能够为自己及朋友们的诗歌立场辩护的诗学理论,例如“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和“统一感受”等理论。而艾略特也因此被尊为“新批评”的鼻祖。这些理论对后人影响深远,帮助人们理解了艾略特乃至后来统治诗坛几十年的现代主义诗歌。这些诗学理论汇编在艾略特 1920 年出版的评论集《圣林》(Sacred Wood)中,此书包括了《传统与个人才能》、《论但丁》、《哈姆雷特及其问题》等文章。在《圣林》出版之前,艾略特就已经拥有了批评家的声望。《圣林》出版后,艾略特作为理论家、批评家的身份更是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罗伯特·尼可拉斯(Robert Nicols)说:“艾略特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以一位博学的批评家主持《雅典娜》杂志中的栏目而出名的,他所具有的卓尔自然的风格和辛辣敏锐在当今的英美学界几乎是无人可以匹敌的。”^②

^① Conrad Aiken, Divers Realists, Dial 63(8 November 1917), in T.S.Eliot: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II, ed.Graham Clarke(London: Christopher Helm, 1990), p.12.

^② Robert Nichols, An Ironist, Observer(18 April 1920), p.7, in T.S.Eliot: *The Contemporary Reviews*, p.39.

1922年,《荒原》出版。可以说,西方思想家最初对《荒原》的评价是不成熟的。早在30年代,爱佛·温特斯(Yvor Winters)就认为,《荒原》是用混乱的形式来表现混乱的心理,无法与《恶之花》等一流诗作相媲美^①。当然,也有艾略特的反对者承认《荒原》包含了极端美妙的诗行。

(2)20世纪40—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艾略特的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四个四重奏》的四个部分相继发行出版。由于四个部分发表的时间经历了8个年头,评论界对整个诗的了解同样经历了很长一个时间。哈丁(D.W.Harding)于1936年发表在《细绎》上的文章,在分析艾略特创作演进的过程之后对《焚毁的诺顿》中艾略特运用语词和节奏的惊人才华、写作风格的出奇丰富以及创造同时具有宗教意义和哲理意义的概念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②。1942年利维斯(F.R.Leavis)在哈丁关于《焚毁的诺顿》的宗教本质的讨论基础上对于《干燥的赛尔维吉斯》进行研究,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毋庸置疑艾略特是英语语言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③。奥威尔(George Orwell)认为,艾略特的创作进程代表了一种“主题的转换”。如果说,艾略特前期的诗歌折射出“一种燃烧的绝望”,那么《四个四重奏》反映出“一种忧郁的信仰”^④。

这个时候,艾略特主要的代表作都发表了,已经在文坛站稳了脚跟。1948年,艾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他到达了事业的顶峰。虽然他后期的理论成就并不亚于早期,但是评论界和艾略特的研究者们还是更关注他的诗歌文本和早期诗学。有趣的是,很多艾略特批评者、研究者的理论基础,就是艾略特早期诗学理论本身,或者说批评者们对艾略特的批评受限于艾略特的早期批评理论。比如说艾略特的崇拜者、著名牛津大学文学教授海伦·加德纳(Hellen Gardner)就深受艾略特早期诗学启发,她于1949年出版《艾略特的艺术》

^① Yvor Winters, *In Defence of Reason*, Denver 1947.

^② D.W.Harding, “T.S.Eliot, 1925–1936”, *Scrutiny* 5 (September 1936), pp.171–176, in T.S.Eliot: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 pp.402–403.

^③ F.R.Leavis, “Eliot’s Later Poetry”, *Scrutiny* 11 (Summer 1942), pp.60–71; “Reflections on The Above”, *Scrutiny* 11 (Summer 1943), pp.261–267.

^④ George Orwell, “Pionts of View, T. S. Eliot”, *Poetry London* 2. No. 7 (October/November 1942), pp.56–59, in T.S.Eliot: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II, p.58.

术》(*The Art of T.S.Eliot*)一书,她用类比的方法研究了《四个四重奏》的结构,认为诗歌套用了交响乐、四重奏或奏鸣曲的结构分为五个乐章,每个乐章有两个不同或相反的主题,因而体现出一种音乐结构,并认为这种形式非常契合创作者的思维方式与心理感受^①。

在众多艾略特研究著作中,最有分量并成为后来的艾略特研究者必备书的是唐纳德·盖勒普(Donald Gallup)的《T.S.艾略特:书目》(*T.S.Eliot:A Bibliography*)。这本书除了对正式出版的各个版本的艾略特诗集、评论集、小册子的整理之外,更难能可贵的是,还整理了几乎所有的能够检索到的、散落在各种刊物上艾略特发表的文章,以及被收入他人文集的文章或演讲稿、艾略特为别人的书所作的序言等等。这本书1949年出了第一版,1969年唐纳德又重新校订、增加了1949年以后艾略特新出的书目、新写的文章。W.C.威廉斯(Williams Carlos Williams)对艾略特一直不以为然,在1951年出版的《自传》里称《荒原》为一大“灾难”。^②伦纳德·安格尔(Leonard Unger)在1956年出版的论文集《艾略特:瞬间与样式》(*T.S.Eliot:Moments and Patterns*)中认为,从艾略特的诗歌中选择一组内容就构成一种样式,各种小样式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一种大样式,也就是艾略特作品的整体。他还认为,艾略特作品的形式是一种未完成的形式,是开放的,有待于读者的解释和二度创作去完成。马逊森(F.O.Mathiessen)在1959年出版的《艾略特的成就:论诗歌的本质》(*The Achievement of T.S.Eliot: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Poetry*)中认为,艾略特的成就在于他用诗歌和评论使批评家重新认识到了诗歌作为诗歌本身的本质,而不再将诗歌看成是社会资料。马逊森评价艾略特的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新的评论理论,使批评家的评论对象从内容回到形式上来。

(3)20世纪60—80年代:1965年,艾略特去世,艾略特研究热潮并没有因此消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研究艾略特的队伍中。研究者不再局限于作品研究及早期诗学研究,而是加大了对艾略特后期诗学及其社会、文化思想

^① Helen Gardner, "The Music of Four Quartets", in *The Art of S.T.Eliot*, London, Gresset Press, 1949, pp.36-56.

^② Williams Carlos Williams, *Autobiography*,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17.

的研究力度。不少研究者抛开了艾略特诗歌理论的束缚,比如说对艾略特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发生兴趣,也开始关注艾略特的个性、个人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联。休·肯纳(Hugh Kenner)在《隐形诗人艾略特》(The Invisible Poet T.S. Eliot)中结合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来展开对艾略特诗歌的研究,他认为艾略特的诗歌要求他“要写得与外部环境保持一定的距离”,艾略特是身在异乡的“陌生客”,他“严严实实地裹着一层保护色”。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艾略特的诗歌才显得艰涩难懂。而读者要读懂艾略特的诗歌就必须揭开这层“保护色”,因而也就必须了解诗人的个性。^①

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先后建立艾略特档案,艾略特遗失多年的《荒原》手稿在美国发现,加上艾略特遗孀瓦莱丽(Valerie Eliot)于1971年和1988年分别编辑出版了《荒原:原稿的影印和抄本》(The Waste Land: A Facsimile and Transcribe of the Original Drafts)和《T.S.艾略特书信集(1898—1922)》,(The Letters of T.S. Eliot (Volume I 1898—1922))两本书。1985年彼得·阿克罗依德(Peter Ackroyd)出版了《T.S.艾略特》(T.S. Eliot),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出版了《艾略特的新生》(Eliot's New Life),这使得评论界有机会去认识艾略特作品背后的艾略特本人,使得研究者有更多机会将艾略特的文学与他的私生活联系起来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的成果还有J.E.米勒(James E. Miller)的《艾略特的私人荒原:驱逐众魔》(T.S. Eliot's Personal Waste Land: Exorcism of the Demons)^②,米勒运用当时刚出版的《荒原》手稿将《荒原》解释为艾略特个人的炼狱。

(4)20世纪90年代至今:艾略特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多角度、百花齐放的盛况,英美的艾略特研究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英国有“艾略特遗产管委会”,在美国有“艾略特研究会”(T.S. Eliot Society),在英国的肯特大学有艾略特学院(Eliot College, University of Kent),在英国有项诗歌大奖叫“T.S.艾略特诗歌奖”,此项大奖已经成为了欧美诗歌界最富权威性的诗歌奖。搜索大英图书馆,关于艾略特的研究专著有数百本之多,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并且难

^① Hugh Kenner, The Invisible Poet T.S. Eliot, New York: Harcourt, 1969.

^② James E. Miller, T. S. Eliot's Personal Waste Land: Exorcism of the Demon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以简单概括。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可以装满一个小型图书馆。

2009 年,艾略特书信集第一卷(1898—1922)和第二卷(1923—1925)出版,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史料。几乎同时,艾略特遗产管委会、费伯出版社和伦敦大学英语研究所宣布,艾略特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和艾略特遗产管委会出资 98.5 万英镑资助艾略特作品的全面出版。《艾略特诗歌全集》、《艾略特散文全集》和《艾略特戏剧全集》都已在 2012 年到 2015 年间相继出版,唯独《艾略特书信全集》的出版比较困难,许多书信涉及他人版权和隐私权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

2. 以内容划分

(1) 生平研究:艾略特天性严谨内敛,他的私人生活很少为外界所知。早期的一些关于艾略特生平的材料散见于他的朋友从各个角度对艾略特的一些记述、回忆及书信中。艾略特的生平史料的另一个来源是各式各样的纪念文集。有不少版本的传记,如 1966 年 Allen Tate 编的《艾略特的生平与创作》(*T.S.Eliot: The Man and His works*)、1991 年 Jewel Spears Brooker 编的《艾略特的排名》(*The Placing of T.S.Eliot*) 等等。比较通用的有 Peter Ackroyd 的《艾略特的一生》(*T.S.Eliot:A Life*) 等。

(2) 著作版本研究:关于艾略特,最全面的著作版本研究成果是 Donald Gallup 的 *T.S.Eliot:A Bibliograph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9)。

(3) 艾略特研究论文集:这类著作很多,或者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艾略特的评论文章之汇集;或者是艾略特研究会的年会以及一些学术机构举办的艾略特研究讨论会的发言稿的结集。较早的一部文集是里克斯编的《T.S.艾略特二手资料目录》,书中收入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为止的一些研究文章。坎纳利编的《T.S.艾略特:诗人和批评家》主要收入了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的研究论文,分为五类:心理——生平研究、艾略特的语言与艺术理论研究、社会与宗教作品研究、艾略特与西方传统、艾略特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地位。近年水平较高的论文集有:David Moody 编的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 S. Elio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此书在大陆有英文版出版) 等等。

(4) 艾略特的哲学观与思想发展研究:在这个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 John D.Margolis 的 *T. S. Eliot'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